

第二十二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
青少年組評審會議紀錄

出席評審：黃修平（黃）、周博賢（周）、陳榮照（陳）、洪榮杰（洪）

缺席評審：劉浩良

大會代表：范可琪（范）、馮惠明（馮）

編按：劉浩良於青少年組會議前看了所有入圍作品。

范：今天我們要從九個入圍作品，選出金獎、銀獎各一名，及三名特別表揚。我們可以先就每部作品，簡單給一些意見，讓參賽者可以更了解大家對作品的看法。最後，大家可以提名各獎項。劉浩良因工作，未能出席會議，但之前已與我們一起看片，並留下意見，讓我們代為發表。

黃：可不可以先說一下，初選時整體的表現呢？

洪：以我的記憶，今屆的整體的質素不太好，所以最後也沒有十套入圍作品。要選推薦作品，也不容易。

周：因為很大部分的作品，接近一半，都是一分鐘的短片。水質較參差，有些作品比較簡陋。其餘的中長片，「夢想與現實爭鬥」好像成為了主題，可以說是太多這類的作品。加上，呈現的方式都有相似。以我自己而言，就算是相同主題，但處理手法不一樣，我會有驚喜的。因為我是順序看片的，中段到後段都是一分鐘的短片，最後有三部長的，所以這或許有影響我的觀感。也不是說全部一分鐘的都很差，我也有選其中一部為入圍作品。

黃：那種「差」是有關製作，還是創意？

洪：都有。

黃：有沒有一些是製作好，但沒有創意的？

周：有一系列的作品，製作非常好，但感覺上，很有成年人的參與。

洪：有一點，我之前說過。有些青少年組作品，令我很抗拒的是，他們用跟自己年紀相約的人去演爸爸媽媽，這很常見，也令作品變得很不真實。雖然入圍作品都有一部是這樣，但它比較有風格，可以接受。

陳：贊成的，因為觀感會有影響。但有時也明白是製作條件的問題。作為中學生，他們會有製作上的限制。

黃：有時候，我教書時，遇到些讀高級文憑的學生，他們也還會這樣。

洪：是的，我會拿這些作為反面教材。

黃：每年都說，拍戲要量力而為。不如，我們開始逐部作品討論一下。我覺得《捉妖 Go》讓我看得很開心。演出很用力，但就沒什麼深刻的意思、沒什麼很有創意的想法，也沒什麼特別的議題引申到。只是一個無害的童話故事，加上以小朋友的方式，有朝氣的去演繹出來。當中，相信一定有成年人的主導，在製作上。

洪：我同意修平，小朋友演員是演得好，我覺得這種喜劇演技是很難的，但我很懷疑，當中有多少是老師參與的。從剪接和攝影上，都讓我有懷疑的地方。

陳：這都是很老生常談的，青少年組有成年人的參與。我們只看作品，論作品。

周：大部分你們都說了。小朋友的演技有點誇張，但也看得開心的。用影像語言，用得不錯的。聲音音效、話外音的交待，動作的 **time lapse**，都呈現到。有神來之筆的，**Doctor Treegun** 的部分。整體而言，敘事很流暢，特技不算是賣弄。**Doctor Treegun** 融入戲內，頗順暢。當然，亦有成年人參與太多的隱憂。但我覺得，我亦看到演員的童真和享受。所以相比起其他很明顯，有成年人參與的作品（有一部作品（初選），甚至是比鏗鏘集更好的記錄片），這未至於有扭曲小朋友的參與。

馮：劉浩良導演對《捉妖 Go》的意見是，它用了一個頗有趣的方法去講一個故事，教育電視似的。對於它能入圍，已是獎勵。他們的生疏，是可愛的。

黃：生疏是什麼意思？

馮：小朋友技術上的不足欠缺。

范：大家若無補充，到下一個作品，《茶》。

黃：一看開始的幾個鏡頭，我就知道是來自創意書院的作品。之後也確認了是。題材頗有趣的，但只有一個很直接的顛覆，講茶平和的一面，用日本東洋詭異色彩的東西去顛覆它。基本上，一句說話就說完。我只能說，這個一下的創意，也是值得表揚的。但執行上，沒有延伸，令作品更豐富。

洪：《茶》在初選時，我是頗極力推薦的。因為是 ifva 比賽，我也很強烈的希望，入圍作品會有實驗性較重的作品，讓評審選擇。《茶》是較老派的實驗電影，講夢、潛意識牽動出來的東西。也同意修平說的，意念有，但沒有進一步推進。

陳：我略嫌它太短，好像是點著了火，但沒有再發展下去。作品中，其實有很多有趣的元素，但沒發展下去，很急促就完結了。

周：這個作品，我的觀感普通。我覺得是一個背景音樂、音效和剪接結合的習作。有實驗性，是不錯的嘗試。但同意，是太短。

馮：劉浩良導演的意見是，對比其他入圍作品，《茶》在影像上，相對有處理，但不知道它想說些什麼內容。影像、聲效處理和剪接都是有趣的。這個作品來到這一步，已經有交待了。

洪：《刺猹女孩》很有趣。今次在大銀幕看後，我問自己，是否要成年人的尺去量度青少年們的作品。當中亦有分是實驗性作品和傳統戲劇作品的尺。每一個作品，我都在不同的方法去量度。看《刺猹女孩》，我用了看傳統故事片的尺，它很多東西都是用對白說出來的。我也一再問自己，我是用了成年人和電影從業員的角度，去看他們的作品。其實我們可能要給點空間，給年輕人發展他們的風格和想法，可能他們這一代就是這樣。《刺猹女孩》的對白講得很出，但反映到題材。頗有趣，深刻的。

陳：今年的劇情片，都花了時間在說故事的方式上。技巧上，其實大家都掌握到基本的，未有很突出的。在幾部作品中，我都看到有趣的說故事方式。看《刺猹女孩》，我也頗享受的。它講中學生欺凌，到最後帶到些訊息出來，是頗完整的。

黃：我對這作品，也是有些好感的。一個學拍片的中學生，用傳統拍片的思維，嘗試描寫一個人物和故事的轉折，發展一個完整的故事出來。因為用了傳統的方法，但每一方面也不是做得太好。這個缺失也不是說可以原諒的。我發現拍關於欺凌的作品，不只是短片，欺凌人的角色都會被面譜化，一些「三姑六婆」在旁，很容易流於這樣。《如果電話亭》也是有這樣的處理。欺凌人的人，一定是這樣的嗎？對於我而言，欺凌是很難拍的。就算是成年人拍欺凌，都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。

洪：但這種面譜在中學生成品中出現，我覺得是來得自然的，因為他們的情緒表達，就是這樣直接。

黃：是的，中學生把這種情緒拍成影片往往會變成這樣，除非有很風格化的手法，例如拍得像樞圖一雄的漫畫般的黑暗誇張，那就另作別論。《刺猹女孩》始終出來，與傳統故事片所需的技巧，還是有很大的落差。但看得出，編劇在佈局編排上，用了傳統寫故事片的技巧，但也扭一下「橋」，穿梭一下時空。另外，戲中一群女學生說話的腔調，很「今時今日」，即聽不到她們在說什麼般，這點沒有褒貶的意思，我也看得很過癮。

陳：普遍很多作品都要靠看字幕。沒有了，就聽不到在說什麼。

黃：但這很是這個時代發生的事。可能作者也不是很刻意去呈現，但生活就是這樣。

周：我自己對這個作品，感覺是一般的。我覺得整個鋪排，即時空穿梭等，結構有點複雜，和不是很順暢，敘事有點亂。純粹技術上的話，聲音、現場聲的轉折也不是太好。這個是我個人喜好，我不喜歡片尾有「Out Take」。因為這個戲觀看後，你會有些東西想沉殿，現在就會讓你被擾亂了。這我是頗反感的。

黃：是的，我也覺得要向他們說一下。或者，很多時候，大家會覺得創作過程很珍貴，怎樣也要放進作品。沒想過，整部片，包括片尾，都是作品的一部分。

馮：劉導演的意見是這九部入圍作品，他有份選出來。每一部都是「相對」，與其他作品有些不一樣的。《刺猹女孩》有部分優點是值得獎勵的。它的不同是，全部作品中，只有它完成了基本的人物起承轉合，令他相信這個人物是活的。有三個特別表揚，他不抗拒《刺猹女孩》是其中之一。

范：下一個作品是《影》。

洪：《影》呢，我又用了另一把尺去看。相對地看，《刺猹女孩》劇本中等，拍攝中等，技巧和拍攝有互相補足的情況。曾經有一位老師跟我說，作品最重要的不是「作品說出了什麼」，而是「想說什麼」這個意向。《影》這個作品就做到了，就算鏡頭對焦不準，我都覺得它是有東西想說出來的，就算技巧不足，它推動、熱情都很強，事前一定用了很長時間計劃，我是佩服的。

陳：我反而覺得那些鬆朦的畫面是不是刻意的呢？我很留意看這部分。因為鬆朦可以有很多種做法。升降機門位一直鬆朦，直到開門一刻才對焦，女生走出來，女生走動時，鏡頭再次鬆朦。

洪：我覺得那個鏡頭是在做對比，但其他位的鬆朦，我覺得是技術問題。

陳：即技術上有很多疑問。

洪：是的。看這個作品，我想起修平的《燦若繁星》。當中有一個鏡頭，是撞一下後，然後轉了景。現在，這作品最後都有一下類似的。

黃：是的。

陳：我覺得這位作者是很有心機的，因為整件事要很有計劃。本片很明顯是一個很個人的作品，有作者的存在感覺，頗值得欣賞的。

黃：這個作品有電影《路邊野餐》（畢贛，2015）的感覺。我覺得《影》是肯定值得表揚的。不論是心機上，和有意識地營造一個整體的風格，亦很強烈，但始終都是有點蒼白，不夠多東西看。中間有很多東西，都被形式局限了。

陳：沒有字幕的部分，我真的不知道在說什麼。那些聲音可能是有意思，沒有字幕對觀眾有影響。

黃：聲疊聲的部分，就沒有字幕。可能想有兩個自己，重疊對話的感覺。你（洪）覺得它有很多話說，但其實你覺得作品在說些什麼？

洪：我看到是有一個自己，感到恐懼，有一個自己是幻覺。白色衣服的，這個處理也是很好，讓他去走出黑暗。和恐懼的自己在鬥爭，情緒是很連貫的。

周：我留意到在作者的話內寫了，其實是一個嘗試，想突破已有的框架，將詩歌影像串連。作為一個嘗試，這是好的。我看了幾屆的 ifva 作品，但類似這種恐怖片的手法，去參賽，是比較少的。我覺得黑白、人與人之間的沒有對白、比較神秘的背景音樂去帶動，我都是欣賞的。我也欣賞新詩部分的旁白，但真的不太連結到整件事，聲音時大時細，聽得不清楚；用了恐怖片的呈現手法，在畫面外營造恐怖感覺。我亦喜歡他常用「走廊」，有點像《閃靈》。剪接都算是順暢，仿造長鏡頭的效果。我是喜歡這個作品的。對比其他作品，是比較有風格的作品。

馮：劉導演的看法是，《影》在大銀幕上看，問題更大。技術上，所有鏡頭都焦點不中，他感覺不到作者的意圖是什麼。他嘗試當這是故意的，再看時特別留意黑衣人和白衣人的焦點，是不是一人有，一人就沒有呢？但好像又不是這樣，所以他更加不能分析為什麼導演要這樣做。相對上，這作品的調度有設計，和有心機去想過。來到這一步（入圍），已有交待。

黃：焦點不中反而沒有困擾我。我覺得作者是不在意，沒有意識。因為一個沒有進過（電影）工業的人，不會對焦點中不中這樣敏感。

洪：《捉妖 Go》的焦點不中反而才是問題，因為它用一個傳統說故事方法。

黃：是的。

周：我甚至覺得，如果整個作品都對焦準確，可能反而會覺得整件事很假。因為演員、服飾和場地所限，現在會有想像空間，讓我進入那個恐怖的環境。

陳：我覺得是風格的，導演是自覺的，我強烈感覺到導演欲營造的風格，不過是技術上能做到多少。

黃：我始終覺得這作品「chok」，內容較單薄。美學先行，亦有很多電影的影子。有點驚喜的是，桌球的部分，仿造一個鏡頭的效果。如果整個作品可以都是這樣的驚喜，這就很好。但現在很多地方，都只流於一種感覺和氣氛。

范：下個作品是《十八不赦》。

陳：這就是突出的一分鐘作品。

馮：劉導演的話是，這作品完整地表達出一個概念，其控訴性有趣，來到這一步，已是有交待。

周：初選時，我想這作品入圍的。在一分鐘長的作品中，它是突出的。它很好的利用了一分鐘，去講一個完整的概念。另一個原因，是很簡單赤裸地，亦很真實的呈現到青年人的壓力大到什麼程度，大到「成年」等於去死，這應該要是給觀眾看到的。技術上很一般。

陳：鼓勵他拍一個長點的版本，用同樣的方法，譬如三分鐘、五分鐘，一個單鏡頭拍攝一個人被審判，或者更會有力量去表達。

黃：我覺得一分鐘有一分鐘做到的事。廣告也是一分鐘，用很多象徵的東西，去讓人留下印象。這是一個很清晰的宣言，講年青人面對的問題。我自己也感受很深，這些東西看似老土，但現實就是這樣，我很同意這作品需要被大家看到的。如果要在一分鐘裡，做得更好，需要更多的創意。最後一槍打死人的情節，都已是很激烈。人臉以馬賽克的處理，我覺得算是這作品中的雜質，不是很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，可能直接用布袋蒙頭會更好。

范：下個作品是《漣漪》。

馮：劉導演於初選時並沒有選這片。他在今屆評審評論文章中有提及到今屆大部分作品都是這類的題材，在呼天搶地，說不要迫我讀書，我有夢想。《漣漪》唯一的好處是，它是參賽作品中，有一個情節是講到老師都被壓迫，不單是小朋友純粹於自己角度呼天搶地，而這部分是作品 14 分鐘中最突出的地方。這部作品入圍是完成任務了。

洪：我最喜歡這作品。如果用傳統故事片的尺去量它，它打破了說故事的觀點感受，把記憶剪在一起。即跑步那段，接一個跟哥哥跑步的鏡頭，再回到之前。有剪接風格，也來得很不自大。不是特別要玩些什麼，而是有需要這樣做，有連續性的。我很抗拒同學演老師，但在這裡，我沒有這感覺。演媽媽的演員是有點年輕，但她說話的方式，讓我聯想到，她可能是早婚。

陳：影像上，是有風格的，可是故事本身沒什麼突破。雖然伏線有趣，哥哥自殺後，然後妹妹也走上同一道路，但故事不完整，作品有很多明顯的瑕疵及沙石。開始時，覺得頗有趣，人物出場，分鏡，但後勁不繼。

洪：我也覺得這種風格只可在短片出現。如果是長片，當中剪接的跳，觀眾未必接受。

黃：我不能原諒同學飾演老師。剪接和運鏡很有意識，用了很多近鏡，以傳統「講故事」的處理手法不錯。另一方面選角上和演繹上有缺陷。對白、人物都是很直白，完全沒有別的面向，讓我看得不舒服。我看出導演的怒火，很批判，把媽媽、老師妖魔化，把社會上的事描寫得有點荒誕，但這不是荒誕劇，不是很平衡。

周：初選有選它的，但不是最喜愛的。它有很清晰和強烈的呈現，當今學生所面對的問題，困難。加上現在學生自殺個案多了，讓這作品更有討論價值。但在大銀幕看後，放大了不少問題。例如：學生演媽媽，我真的覺得難以投入。媽媽只有不斷催促做功課，我覺得這種呈現很淺薄，應該不只是這樣，或許媽媽也有自己的壓力，生活？是單親媽媽？有其他生活的壓力？14分鐘的長度內容可以更立體的呈現。

洪：這就是我剛才說，我們是不是要用成年人的世界觀，去看青少年的作品呢？會不會容許他們的世界，就只有這樣簡單，就這樣呈現出來呢？我一直反問自己。

周：我想和呈現手法有關。其實《十八不赦》也是類似題材，很短，很赤裸，但因為短，用這種手法沒問題。但《漣漪》嘗試用劇情、寫實，和一個不短的篇幅去說故事，是不是可以說多點東西呢？立體點。

范：下個作品是《弦外之音》。

馮：劉導演覺得《弦外之音》都是一個對比，這個作品是唯一一個，與我們的世界有關係的，我們身處的社會。可惜這題目不是五分鐘就可以完成的，講怎樣迫害這群表演的小朋友，這問題值得討論，但開始了未能發展下去。到這一步，已是鼓勵。

洪：之前一個人看，覺得比在大銀幕上看更感動。原因可能是時下年青人多於平板電腦或手機銀幕上看影片，以致所創作的作品質素不夠細緻，一放大大銀幕便失色了。

周：這是我推薦的作品，在看完一系列一分鐘作品後，看到這作品，會讓人眼前一亮。作為記錄片，技術上是不錯的；與我個人有關，講音樂和表演場地；訪問的角度也很有趣，我最初以為受訪的女士是反對 busking 的，怎知道是支持者；外國遊客的意見也是不錯的，很簡單的說了出來，為什麼香港不可以這樣呢？這些信息是有需要通過這個平台，向觀眾呈現。

洪：同意，一開始受訪女士的部份。現在很多人把新聞片和記錄片混為一談。拍記錄片可以有一個很清楚的角度和觀點，不需要如新聞片般，要中立。我們學生被太多香港主要媒體的新聞記錄片所影響，都覺得拍記錄片要中立。這個記錄片有個人的看法，我覺得是值得加許的。

黃：我就覺得普通，片中說得太美好，好得有點表面，形象上的美好。片中的處境，與我現實中，接觸的情況，實在相差太遠，說不到現實的困難和複雜性，太簡單化。今年的水平可能真的不太高，過往也有類似題材的記錄片，比這套水準更高，講及街頭表演者與警察的溝通，也未能入選。

洪：技術上，拍訪問時，後面有斷斷續續的歌唱表演，其實是頗影響的。

陳：特別的是，它是九部入圍作品中，唯一的一部記錄片。初選時，有沒有其他記錄片。

周：有的，水準很好，可是那個明顯有成年人，甚至專業人士參與的作品。

陳：這個作品像議論文，有一個議題，較傾向似新聞片。我會期待多點作者自己的感受。我相信他是喜歡的，不然不會以此為題。作者可以深入點去探究，觀察多點，用多點時間去拍，拍多點東西。樂隊的一些成員都沒出現，就結束了。可以花更多心機，去做一個再完整點的作品。

范：下個作品是《我殺了我》。

馮：劉導演說，這個是個奇怪的「東西」，他不想稱它為作品。初選時，其餘兩位評審的意見都一樣，如果它於前半一分半鐘時就完結的話，是可以討論獲得金獎或銀獎。但後面的部分，得獎、殺了我那段，不明白為什麼要存在。前半部，聲畫都是有震撼力的。以 18 歲以下的作者來說，是很好的作品。現在來說，到了入圍，到此為止。

黃：我有相反的看法，如果只有前半部一分鐘，沒錯是好好的，很完整，但是是似曾相識，我們很熟悉的，青少年用這些意象講憤怒，畫簿、閃字、搥書，實在是太容易了，只是很恰如其分的剪接出來。雖然我對於後半部分，也是有同樣的困惑，但情願有這樣的困惑，也不想只有前半部分的老土，老生常談的表現方式。我甚至覺得這可能是作者的反思，是戲中戲，會有多點的面向，指涉的東西。雖然後面的，真的很難明白，彷彿說了另一些題材的事情。但我還是寧願讓我有點思考，也不是只有頭一分半鐘。

周：這個作品，我沒有給很高分。不過若一分半鐘完成時，我是可以接受的，覺得是完整的。但是不是值得金或銀獎呢，我又覺得不是。很多東西不明白，為什麼自己殺自己？要說什麼？我不太理解。所以我是一般的。

洪：初選時，我們用了不同的角度去討論。初頭看時，我也覺得它影像上很強。但是，劉浩良有指出就是這作品中，導演的位置是怎樣呢？有另一部作品，沒有入圍選的，內容也是有導演得獎的橋段，入電影圈要「執屎」為題材的。拍這些作品的年青人是很自我膨脹的。

周：你所說的，應該是《盜夢者》（另一部初選作品）。

洪：當時劉浩良提到這點，是的，有些作品的導演，執行上不錯，但很自我膨脹，這未必值得鼓勵。

周：我也想補充一下。反而《盜夢者》，我是給更高分的，但最後大家沒有選到。我不覺得你或劉導演提出的，有關自我膨脹的部分，應該要去考慮是否入圍。這是和戲沒關係的考慮。所以我沒有因這原因，而去批判這個作品。這是我的題外話。

陳：不是的，這是重要的。剛才兩位所說的，其實是我們青少年組中，有趣的東西。「自我」，自我膨脹是在青少年組，才有參賽者夠膽這樣做；他們就是跟著自己的想法，就去做，就算不通，他們自己相信，就去做。我們看到作品的作者，這是最珍惜的。我們看片時，常在找「作者」，說作品很有作者的風格，這個作者跳了出來，很有心，很想做這件事，這是他的價值。所以剛說《我殺了我》，開始看頭一分半鐘，我覺得是否出事了，怎會選這樣的作品入圍，但第二場突然間反了過來，第三場更加推翻了之前感覺。這位導演是要珍惜的，他就是要用這種說故事的方式。我不理什麼成年人，青少年人之分。我看完，會問「搞什麼了？」，其實這就夠嘞，你想期待什麼？只是一套短片，雖然只是三分二十六秒，但起碼你會記得，我覺得這套作品是有趣的。

黃：我傾向鼓勵他的嘗試。雖然我不覺得這嘗試成功，但我覺得這是作者嘗試反思自己的一些東西，有關創作意圖。

洪：可否說是氣焰？

黃：是否真的是自我膨脹呢？還是自我反思呢？我殺了我自己。我傾向好一點去想，作者應該對於第一部份的老土，也有自覺，所以，之後他告訴你這是一個得獎作品。他有點想反思媒介中，想個人一點出發時，會遇到些什麼，作者有點碰到。但當然不是很真正說到。

范：下一部作品，《如果電話亭》。

馮：劉導演的意見是，《如果電話亭》是大家第一次看時都有好感的，因為是他印象中是初選唯一一部是三位評審都有選的。但再看一次時，很多東西讓他覺得尷尬。這故事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，完整的概念，看得舒服的。以寬容的角度去想，不介意這作品是銀獎或特別表揚。

洪：對我而言，《如果電話亭》與《刺猬女孩》是平排的。不論是敘事或風格，我量度它們的尺都是一樣的。

黃：我覺得這作品非常平庸，最不牽起我任何情緒。題材不能觸動我，四平八穩。所以沒什麼意見。拍攝亦呆板，大部分角度都是用 Steady Cam，全正面鏡頭。

陳：從討論兩部作品，已看到大家的取態。其實《如果電話亭》整體是平均的；演員是值得表揚的，導演很聰明，選了合適的演員，免卻了瑕疵。技巧完整，看得舒服，雖然在大銀幕上看，問題還是有不少的。現在看大家的取態，大家整體想鼓勵的是什麼？《如果電話亭》與《刺猹女孩》各有特色，簡單來說，本片沒有野心，但完整。

周：我覺得，這作品在初審時，三個評審都有選，某程度是反映了今年參賽作品的水平。我也是給了偏近高分，但不是最高分。我看這作品很像電視的東西。敘事流暢，剪接可以，但沒有驚喜。雖然有轉折，但不強。若與《刺猹女孩》討論，我給《刺猹女孩》是低分一點的。我覺得技術及說故事上，《如果電話亭》比較流暢，演技上也相對上好。

洪：看故事的話，《如果電話亭》是拍了一個叮噹（多啦 A 夢）真人版。

黃：我覺得是，這作品沒有東西想說。

洪：靠自己。

黃：我很難想像以這方法說這個主題，我感受不到作者很想說這個故事，無論是主題上還是風格上。《刺猹女孩》有很多瑕疵，但感受到作者想說的是一個女孩於學校發生的事，和朋友的感情。

范：大家可以先提名。

洪：金獎《漣漪》，銀獎《影》，特別表揚《刺猹女孩》和《如果電話亭》。

陳：我覺得這五部《刺猹女孩》、《影》、《弦外之音》、《我殺了我》和《如果電話亭》都值得討論。

馮：劉導演的結論是，不介意《刺猹女孩》和《如果電話亭》是銀獎或特別表揚。其他作品入圍，已是表揚。

黃：我也選不到金獎。

陳：可以是雙銀獎。

周：其實一銀，和兩個特別表揚，就可以。

陳：可以先說自己喜歡的。

洪：看出劉導演傾向於說故事的作品，我自己傾向實驗性類型的。

周：我接受《影》是銀獎，特別表揚是《弦外之音》和《捉妖 Go》。

黃：《捉妖 Go》我都可以的，不反感。

周：《如果電話亭》和《漣漪》，我都覺得入圍已可以。

黃：我也覺得《影》值得最高的獎，但不至金，所以是銀。金從缺。特別表揚是《十八不赦》和《漣漪》。或是《我殺了我》和《刺猹女孩》。《捉妖 Go》都可以討論。

范：《茶》是沒被提名的。

洪：《茶》在初選時，我有選的，但到了這個階段，已是鼓勵。每一年，我都希望有實驗性重點的作品，《漣漪》和《茶》都是，但風格很不一樣。《影》有四票，之後是《刺猹女孩》。《如果電話亭》有三票。

黃：可以有反對票嗎？

范：可以，看大家討論。

黃：因為我不知道要表揚《如果電話亭》什麼，意義不是太好。《弦外之音》我都是比較不喜歡。

陳：我想這樣比較難有共識，投票可能好點。

范：有九個作品，篩走了一個，即八個作品。不如每人投三票。金獎從缺？《影》是銀獎？

陳：沒有金獎，這樣大家的焦點會放在銀獎上，不如兩個銀獎。

黃：我又不覺得這樣有問題。是有焦點，但代表作品質素是不夠好。

陳：我又不覺得今年真的這樣差。

洪：如果兩個銀，你們有選擇嗎？

陳：我提議雙銀。《影》固然突出，但傳統的劇情片也有它的價值，雙銀可以平衡一下，如果大家覺得雙銀不可以平衡到，不如《影》是金，銀再討論。

黃：既然我們評審可以一同討論，獎項就應該不會相對地頒出。我們覺得水準不夠，應在結果反映出來。

范：因為在座都做過 ifva 的評審，所以可以對比過往的水平。

黃：對，我覺得差距是太明顯，我希望只是太偶然。

洪：可能是因為器材太容易得到。

周：但沒有看到他們有好好的利用到器材。

陳：器材普遍了，反而質素難提升。沒有金獎，只有銀獎的話，我提議兩個銀獎。

洪：另外的銀獎你會給誰？

陳：我希望是劇情片，《刺猹女孩》或《如果電話亭》。在說故事上，兩者都有心機，有用方法，演員也是值得表揚的，中學生做到，也不容易，可以給個機會給他們。《如果電話亭》沒有野心，但整體完整，寫這樣的故事不簡單，除了修平外，大家都有提名。《刺猹女孩》需要很赤子之心才寫到出來。兩個作品值得珍惜，整個團隊找方法完成，不要一下子否定。

洪：《如果電話亭》比較順暢，《刺猹女孩》就有些突兀位。但論獎的話，我想給《刺猹女孩》。我傾向令人有反思的作品。

陳：我個人是希望兩個銀獎。

洪：我雖然支持實驗作品，但也認同要有劇情片獲獎。

周：我不反對《如果電話亭》是銀獎，反對《刺猹女孩》是銀獎。

黃：我就想是一個銀獎。沒理由為了維護類型，而給一個不合標準的劇情片一個獎。但如果真的要給，我會寧願是《刺猹女孩》。

馮：當日劉導演有說，如果有評審提議《刺猹女孩》或《如果電話亭》是銀獎或特別表揚，他會和議。我們再

進一步問，兩者較支持那個，他說傾向兩者都是特別表揚。

范：他的意思是，他也覺得作品未到標準，但如果真的要給獎，他會這樣。

周：《刺猹女孩》和《如果電話亭》都是劇情片，你比較傾向那一個是銀獎？

黃：對於我而言，就算是《刺猹女孩》，它跟《影》對比，也是很明顯低一級的，所以沒理由並列銀獎。

周：這個我同意修平。

范：即現在周博賢和黃修平都覺得銀獎是一名，洪榮杰是認同陳榮照，可以是兩個銀獎？

洪：我覺得兩個好點，一個給劇情片。

陳：其實沒有金獎已是姿態，表示水平下降。但在給予獎項方面，是否也要顯示我們也關心劇情片？

洪：我認同這點。

黃：因為說故事重要，所以一定要有一套劇情片（獲銀獎）？

陳：我珍惜這些作品，雖然今年是少了可以感動我的作品，但很多都看得舒服的，雖然是中學生作品，但說的東西我感受到，感覺跟我很近。在技術上，現今攝影機普遍，技術已無難度可言。中學生都是看影像長大，最重要是他們有什麼想講，我最想找的是作者。所以說下來，我是傾向《刺猹女孩》，亦是一種取態，它是一個講中學生的故事。《如果電話亭》是看得舒服，平實，沒有野心之作。《影》其實都有瑕疵的，若沒瑕疵的話，值得金。《刺猹女孩》和《影》可以是雙銀獎。

黃：我考慮了所有層面，都是覺得只需要一個銀獎。

陳：我尊重大家的意見。

黃：我覺得《漣漪》和《十八不赦》有點可惜。

周：我也是覺得一銀就可以，但要雙銀的話，我接受。

洪：我本身都傾向《刺猹女孩》拿銀獎。但剛才阿照說到找作者，但其實《如果電話亭》和《刺猹女孩》都沒有體現到。

黃：我覺得《刺猹女孩》多一點作者的。

陳：最可惜的是，技術上有很多沙石。同大家討論時，自己亦有反思，我再不堅持了。

黃：可以想像《刺猹女孩》如果有多點預算，導演更厲害的話，可以是完整的戲。但《如果電話亭》可以拍成怎樣呢？

陳：如果銀一部，你們的三部特別表揚是什麼？

洪：《漣漪》、《刺猹女孩》和《如果電話亭》。

黃：如果多一部特別表揚呢？四部。

范：可以的。

黃：我選《漣漪》、《刺猹女孩》、《十八不赦》和《我殺了我》。

陳：我的是《我殺了我》、《弦外之音》、《刺猬女孩》、《漣漪》和《如果電話亭》。

洪：你剛才說的，在頒獎禮上，可以說出來。沒有劇情片得獎，是缺失來的。

馮：劉導演的是《刺猬女孩》和《如果電話亭》。

周：四個特別表揚的話，《弦外之音》、《捉妖 Go》、《十八不赦》和《漣漪》。

洪：我不抗拒《十八不赦》。

黃：多一套，《十八不赦》。

周、陳、洪：同意。

青少年組得獎作品

金獎

從缺

銀獎

《影》

鄭瑋晴

特別表揚

《刺猬女孩》

方可晴

《漣漪》

郭浩軒

《如果電話亭》

陳子山

《十八不赦》

馮麗軒